

• 创作 •

“嫦娥书系”诞生记

卞毓麟

(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科技教育出版社, 上海 200235)

1 酝酿中的“嫦娥书系”

2002年10月30日,“中国天文学会成立80周年庆祝大会”在南京召开,此时正值我国探月计划开始提上议事日程之际。会议期间,中国科学院国家天文台一位热心科普的老同事蔡贤德向我提议,应该抓紧组织编著、出版一些与探月相关的科普读物。我觉得此事很有意义,遂于一星期后向我所在的上海科技教育出版社社长翁经义建议策划、出版一套相关科普读物,翁社长随即表示原则上赞同,具体做法可待进一步细化后商定。

在随后的大半年时间里,我们确定了丛书名“嫦娥书系”。这既体现了书系的核心是“嫦娥工程”,又有中国传统文化色彩。2003年8月15日,我到中国科学院国家天文台拜访欧阳自远院士,向他介绍了编撰、出版“嫦娥书系”的意向。欧阳院士认为,为了使广大公众比较系统地了解当今空间探测的进展态势和月球探测的历程,人类对月球世界的认识和月球开发利用前景,中国“嫦娥工程”的背景、目标和重大意义,确实有必要出版这样一套书,这件事情很有意义,应该认真做好。李春来、邹永廖、蔡贤德、孙静兰等也参加了情况交流。

2003年11月11日,“‘嫦娥书系’选题概况”形成书面材料,呈送欧阳院士并邹永廖、李春来二位教授。当时明确定位该书系为中级科普读物,一套7卷,每册版面字数约18万~22万,总字数约140万字。11月13日,翁经义社长带队前往国家天文台拜访欧阳院士,和

有关专家,国家天文台邹永廖和蔡贤德、空间科学学会的陈文康和王占群参加了座谈。经过热烈讨论,基本达成意向:2003年年底前确定主编,物色撰稿人,确定编委会成员;2004年10~12月,各卷陆续交稿;2005年10月出书。但日后的实践表明,我们当初对进度的估计是过于乐观了。

2004年1月8日,翁社长再次拜访欧阳自远,表达了要把工作尽快落到实处的意愿。这次我另有他事,未赴京。此后,随着有关人员“对书系”的认识不断深化,方案也在逐步调整和改进。2004年是“嫦娥一期工程”的启动年,也是“嫦娥书系”真正的启动年。这一年的7月21日,翁经义和我再次到国家天文台拜访欧阳自远,会商“书系”事宜,邹永廖、刘建忠、孙静兰参加。会上确定“书系”由原先拟议的7卷改为6卷,每册约15~18万字,总字数约100万,共含彩图约150幅,黑白图约300幅。各卷暂定名和主要内容如下:

《太空逐鹿》,介绍各国航天史话与现状,阐述我国探月的宏观背景;

《蟾宫胜景》,介绍人类已掌握的月球知识,阐述探月的“对象”;

《新的长征》,介绍火箭的种类与功能,展现“长征号”系列火箭的风采,阐述我国探月的运载工具;

《华夏之星》,介绍各类航天器,一系列的“中华牌”卫星,阐述“嫦娥工程”探月设备的载体;

收稿日期:2008-03-30

作者简介:卞毓麟,著名科普作家,上海科技教育出版社编审;Email:bianyl@sste.com

《当代嫦娥》，介绍我国探月计划主要内容，阐述“嫦娥工程”的科学目标和相关技术；

《开发月球》，介绍对航天事业的科学预见，我国探月的远景设想以及月球开发的未来前景。

欧阳自远是“嫦娥工程”的首席科学家，又历来重视科普工作。这次会上在大家的一致请求下，他同意亲自担任“嫦娥书系”主编，并表示既然答应做了，那就一定切实尽到责任。日后的事实证明，欧阳自远确实说到做到。他不仅有力地组织、指导“书系”的作者们高质量地按时完成撰写任务，而且亲自审阅了全部书稿，对“书系”的出版给予实质性的指导，确保了在“嫦娥一号”探月卫星发射之前“嫦娥书系”的顺利面世。会上还确定由邹永廖担任“嫦娥书系”副主编，配合欧阳自远主编工作。欧阳主编希望出版社方面也出一名副主编，我们答应回去再议。

在会上，我还向欧阳院士提出一个带有“挑衅性”的问题：随着“嫦娥工程”的推进，必然会有更多的出版社来请您担任主编，出版有关探月的书。那样的话，您可真要忙不过来了。欧阳院士答道：我既然做了“嫦娥书系”的主编，肯定就不会再做其他同类书的主编了，我最不赞成到处挂名了。这一点，他同样也说到做到了。

这6本书由谁来写？邹永廖早先已经同意撰写《当代嫦娥》卷，这次会上率先提交了写作提纲和章节目录。《华夏之星》拟请张熇撰写；《蟾宫胜景》拟请王世杰撰写，郑永春配合；《新的长征》由邹永廖设法找人写；《太空逐鹿》和《开发月球》则由我在上海找作者。

2 作者队伍的构建

2005年是“嫦娥一期工程”的“攻坚年”，也是“嫦娥书系”的攻坚年。“书系”要攻克的目标，是进一步落实作者队伍和明确交稿的时间。

2005年1月17日，我到国家天文台会见欧阳自远和邹永廖，商定当年6月30日王世杰交《蟾宫胜景》稿，9月30日张熇交《华夏之星》

稿，10月30日邹永廖交《当代嫦娥》稿。第二天，孙静兰电告陈闽慷同意撰写。2月初，陈看到邹永廖写的提纲，不久亦传来了《新的长征》一书的编写提纲。5月25日，我赴上海天文台约请王家骥撰写《开发月球》，获原则同意。6月7日，我约请李必光撰写《太空逐鹿》，李先生同意1~2个月内拿出提纲，2006年3月交稿。至此，作者已基本确定，但后来仍有始料未及的变化。原先暂定的书名，在后来的两年中屡经讨论、斟酌，也作了相当的改动。最后，“嫦娥书系”由6本既各自独立又互有内在联系的科普著作构成，它是一个有机的整体：

“其中《逐鹿太空——航天技术的崛起与今日态势》，系统讲述人类航天的艰难征途与发展，航天先驱们可歌可泣的感人故事；《蟾宫览胜——人类认识的月球世界》，系统描述人类认识月球的艰辛历程，由表及里揭示月球的真实面目，追索月球的诞生过程；《神箭凌霄——长征系列火箭的发展历程》，系统追忆中国长征系列火箭的成长过程并展示未来的美好前景，是一首中国‘神箭’的赞歌；《翱翔九天——从人造卫星到月球探测器》，系统叙述中国各种功能航天器和月球探测器的发展沿革，展望未来月球探测、载人登月与月球基地建设的科学蓝图；《嫦娥奔月——中国的探月方略及其实施》，系统分析当代国际‘重返月球’的形势，论述中国月球探测的意义、背景、方略、目标、特色和进程，是当代中国‘嫦娥奔月’的真实史诗；《超越广寒——月球开发的迷人前景》，是一支开发利用月球的科学畅想曲，展现了人类和平利用空间的雄心壮志与迷人前景。”（见欧阳自远：“‘嫦娥书系’主编的话”）

各卷作者都是很恰当的人选，值得我们在此一介绍。

《逐鹿太空》卷作者李必光，男，1939年生。1960年毕业于北京大学地球物理系。上海航天局高级工程师，曾参与我国防空导弹和运载火箭的研制。热心青少年航天科普工作，20年来发表有关航天和宇宙探测的科学小品约400

篇，参与编写出版图书10册。先后获“全国先进科普工作者”和“上海首届优秀科普志愿者”称号。

《蟾宫览胜》卷作者王世杰，男，1966年生。1992年获理学博士学位。中国科学院地球化学研究所研究员、副所长。长期从事天体化学、比较行星学领域的基础研究。《地球与环境》副主编，《化学通报》等多种学术刊物编委。已发表学术论文270余篇，主编及参与编写学术和科普著作6部。

《神箭凌霄》卷作者陈闽慷，男，1972年生。1995年毕业于北京航空航天大学运载火箭及导弹总体设计专业，2000年获工学硕士学位。中国运载火箭技术研究院总体设计部运载火箭总体设计室副主任，高级工程师，长征三号甲系列运载火箭总体主任设计师。

《翱翔九天》卷作者张焯，女，1970年生。1993年毕业于北京航空航天大学空间飞行器总体设计专业，1996年获工学硕士学位。现为中国空间技术研究院总体部高级工程师、空间科学与深空探测总体室主任。主要从事月球探测器的总体方案设计、工程研制以及深空探测器总体技术领域的研究。

《嫦娥奔月》卷作者邹永廖，男，1964年生。1987年毕业于中山大学，1990年获理学硕士学位。中国科学院国家天文台研究员，中国科学院探月工程应用系统总体部办公室主任、绕月探测工程地面应用系统副总指挥。主要从事天体化学、月球科学的研究工作。已发表学术论文50余篇、合作专著和科普图书共9部。

《超越广寒》卷作者王家骥，男，1944年生于上海，1970年毕业于南京大学天文系，1982年获硕士学位。中国科学院上海天文台研究员，博士研究生导师。长期从事照相天体测量、恒星天文学研究和基础天文学、恒星物理学教学工作。已发表学术论文60余篇，科普文章约70篇，出版《宇宙中的星光》等科普图书多部。

由此可见，我们邀请的作者大多是“嫦娥工程”相关领域的骨干专家，他们科学基础坚实，工程经验丰富，亲身体验真切，文字表述

清晰。他们在繁忙紧张的工程任务中，怀着强烈的责任感，挤出时间，严肃认真地撰写书稿，确是非常感人的。

2005年6月13日，我在国家天文台会见邹永廖、张焯、陈闽慷三位作者，再次确认交稿时间：王世杰10月底，陈闽慷11月底，邹永廖12月底，张焯12月底或2006年1月，王家骥2006年2月底，李必光2006年3月底。8月31日，翁经义社长和我到国家天文台向欧阳主编汇报“书系”进展情况。

2005年12月8日，收到整个“书系”的第一部书稿——王世杰寄来的《月球简史》。

3 关键的一年

2006年是“嫦娥一期工程”的决战年，它也应该是“嫦娥书系”的决战年。但是，问题却一个接一个地出现了。

首先是随着“嫦娥工程”的进展，身处工程第一线的几位作者也越来越忙了。毕竟，他们的首要目标是完成自己所承担的科学和工程任务。相比之下，写书只能排在次要的地位。然而，对于一个出版社来说，出书却是自己最基本的任务。因此，必须抓紧时间，加强同主编和作者的联系。

2006年1月10日，翁社长和我到国家天文台，与欧阳主编、邹永廖以及正好出差在京的王世杰讨论书系进度问题。王世杰关于月球起源理论叙述偏深，他同意尽快修改。但邹永廖和张焯却要推迟半年，分别到2006年6月底和7月底方可望完稿。

另一方面，上海的两位作者李必光和王家骥基本上按原计划，在2006年4-5月相继交稿了。5月25日，我社将李必光的、王家骥的书稿刻成光盘，特快专递呈欧阳主编阅。王世杰的修改稿也通过电子邮件呈送主编。

3月24日，陈闽慷寄来经过保密审查的头三章书稿。5月28日，陈闽慷传来《新的长征》（后易名为《神箭凌霄》）一书已完成的全部内容。但是，他的书稿字数明显太少，许多地方皆未展开。此后，由于多方面的原因，他一时

很难再集中力量在相对而言较短的时间内完成全书的写作了。这对出版社来说，实在是一件十分棘手的事情。

欧阳主编向龙乐豪求助了。龙乐豪是中国工程院院士、战略导弹与运载火箭技术专家，曾任中国运载火箭技术研究院副院长、科技委主任、“长征三号甲”系列火箭总设计师兼总指挥，现任中国运载火箭技术研究院研究员、运载火箭系列总设计师、中国月球探测工程副总设计师。龙院士不仅为陈闽慷排解了一些具体困难，而且还向我们推荐了一位可以帮助写好这本书的老专家——茹家欣先生。

茹家欣生于1938年，研究员、战略导弹与运载火箭技术专家。1964年毕业于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中国运载火箭技术研究院总体设计部研究员，40年来从事多种型号战略导弹和运载火箭的研制和发射。茹先生参加了我们的一次工作会议，恰似“救场如救火”，立即挺身而出，毅然接过了写作任务。事实证明，《神箭凌霄》能以今天的面貌出现在读者面前，茹先生确实功不可没。平心而论，我对茹先生的专业造诣、写作水平、道德风范都相当钦佩。

年轻的陈闽慷很是感激，几次向我提出，作品署名一定要将茹老师放在前面。但是，茹老师坚决谢绝了。我和欧阳主编商量的结果是，陈闽慷仍作为第一作者，这样既是尊重历史和合同，又是尊重茹老师扶持年轻人的意愿，岂非两全其美！这确实是一段佳话。

接下来，随着2006年第四季度的来临，一向很忙的张焄临产了。她确实尽了努力，但是《翱翔九天》的书稿还没有定型。接着，孩子出生了，很健康，大家都很高兴。可是，这未完成的书怎么办呢？

“嫦娥一号”探月卫星是2007年10月24日发射的。但这是推迟以后的时间，起先的计划是2007年4月发射，“嫦娥书系”则应该在发射之前正式出版，眼看2006年年底快要到了，出版社只好在上海先请一名科普作家、一位资深编辑，在张焄未完成稿的基础上尽可能地补充、加工，使之渐趋完善。当然，这只是

一种“没有办法的办法”的应急措施。毕竟，外人是代替不了工作在“嫦娥工程”第一线的张焄的。此事的最终解决，尚有待于2007年。

王世杰的《蟾宫览胜》，有些科学内容确实比较复杂。修改后，欧阳主编和我仍觉得尚有较大的改善余地。协助他完成书稿的郑永春为此花了不少工夫，力图继续改进，也遇到不少障碍。后来，主编和作者本人都向我表示，不能找到一位既有良好的专业背景，又有科普写作经验的高手，将原稿较艰涩的地方统一改写一遍，以提高可读性。

这样的高手，可不是那么好找的。幸运的是，我本人40多年前在南京大学天文系上学时的老师宣焕灿先生，在天文知识、科普创作和翻译乃至编辑工作等好几方面确实都是高手。我向宣老师说明原委，请他大力支持。就这样，又一位老同志挺身而出了。《蟾宫览胜》原先参与撰稿者有5人之多，现在经宣老师增写、改写的部分要占到全书一半以上，最后他还对全书仔细统稿，增配插图，书稿质量以及通俗化的效果皆显而易见。改写后的书稿全部经过郑永春，最后还经过王世杰认可，有时也还会有反复，这正是典型的科学家风格。

为此，欧阳主编、原来的几位作者以及出版社都对宣老师表示由衷的感谢。另一方面，还是基于对历史和合同的尊重，王世杰仍然作为《蟾宫览胜》的第一作者，宣焕灿名列第二，郑永春为三，朱丹、黎廷宇和陈敬安为第四至第六。

邹永廖的书稿是最早交卷的，但他是一个“性情中人”，写作风格率性而为，与其他诸卷明显有异。他承担的工程本身，在很大程度上是做方方面面、各种各样的协调工作，这当然极其耗费时间。因此，他写书的时间变得相当有限。况且，他又总想写得很完美，不断对自己提出更新的要求。于是，下面这句话几乎成了他的口头禅：“只要再有几天的时间，我就可以写完了，但就是老也挤不出这几天的时间来。”

到了2006年12月中旬，我还是不知道邹

永廖到底何时能交稿。于是只好请教主编：怎么办？欧阳自远说，他考虑一下。非常富有戏剧性的是，12月31日下午要放假了，欧阳院士对邹永廖说：“这几天我也不回，你也别回家了，我们起到一个地方去住几天。我要写一点东西，你就接着写你的书。任务完成了再回家。”欧阳院士还问：“要不要把你夫人、孩子也一起接过去？”邹“无奈”地答道：“就我们去吧，他们去了恐怕就没法干活了。”就这样，元旦3天过后，《嫦娥奔月》这部书稿又进了一步。

4 日夜奋战

2007年春节逐渐临近，我们的时间变得越来越紧迫了。在这种情况下，“嫦娥书系”仍力求内容充实、论述系统、图文并茂、通俗易懂，融知识性、可读性、趣味性与观赏性于一体。这不但对作者是很高的要求，而且对文字编辑和美术编辑也都是一种考验。

“书系”最终决定全彩印，为此，作者们必须增补大批质量较高的彩照和彩图。出版社方面要做的事情非常多。文字方面，有些内容在好几卷中都有可能谈到，例如，对在冷战时期美苏两国月球争霸的评论，对阿姆斯特朗首先登上月球的描述等。这在6卷之间必须协调和统一，而在书稿未齐的情况下这是很难办到的。插图也有类似的情况。例如人类在月球上的第一个脚印、中国的第一颗人造卫星等，几卷书中都要用，必须慎重考虑如何兼顾而又力免重复。随着发射日期的临近，留给我们的时间越来越少了。版式和封面设计，必须精益求精，美编汤世梁先生数易其稿，主编和作者们对封面的创意均感满意。

春节过后，张焯产假尚未结束，她又在家里接着写《翱翔九天》了。“嫦娥一号”的发射时间虽然推迟到了下半年，我们也丝毫不敢松一口气。6部书稿，进度不齐。《逐鹿太空》遥遥领先，《超越广寒》和《神箭凌霄》紧随其后。早先6部书稿由我一人做责任编辑，现在我的同事吴昀分担了《蟾宫览胜》。

《嫦娥奔月》和《翱翔九天》交稿最晚，必须日以继夜地“连轴转”，才能不窝工，不影响进度。2007年8月中旬，我提着几本校样最后一次到北京住上几天，尽可能同张焯和邹永廖一起，当面把遗留问题消灭掉。

进入9月份，离“嫦娥一号”上天的日子已经不远了，几位作者为此频频出差。我本人忙得连刮胡子剃须的时间都没有了，那就干脆蓄须明志，等书印出来再说吧。

在“嫦娥书系”行将付梓之际，欧阳自远的“主编的话”最终定稿了。他在文末写道：“‘嫦娥书系’无论在事件的描述上还是在人物的刻画上，都力求真实而丰满地再现当代‘嫦娥’科技工作者为发展我国航天事业而奋斗、拼搏、奉献的精神和事迹，书中还援引了他们用智慧和汗水凝练的研究成果、学术观点和图片资料。特别值得一提的是，书系在写作过程中还得到了他们的指导、帮助、支持与关心。虽然‘嫦娥书系’作为科普读物，难以专辟章节一一列举他们的名字，书写他们的贡献，我还是在此代表编辑委员会和全体作者对他们表示衷心的感谢和深深的敬意。”现在，我正好借写作本文的机会，同样对欧阳自远先生和上面提及的所有人员深表我的谢忱。

2007年10月17日，赶在“嫦娥一号”发射之前一个星期，“嫦娥书系”终于与读者见面。看到这套与嫦娥工程几乎同步完成的书，欧阳主编和邹永廖等主创人员都喜不自禁。他们把书带到了西昌发射现场，让更多的科研人员分享这种快乐。

5 新的起点

2007年11月13日，“嫦娥书系”在国家天文台举行了隆重的首发式。既是“书系”主创人员又是“嫦娥工程”一线科研人员的欧阳自远先生、邹永廖和张焯等人成为首发式的亮点。与会的还有天文界和科普界的专家，他们给予这套书以高度评价。一线科研人员参与创作、精心策划、同步出版，成为这套书与当时其他同类主题图书的最大区别。中国天文学会

理事长、国家天文台副台长赵刚说,“嫦娥书系”由奋战在探月工程一线的科研人员精心创作,通过朴实而准确的语言,借以图文并茂的形式,系统地概述了世界空间探测的历史和现状,描绘了人类探测月球的历程和收获,完整而清晰地介绍了我国嫦娥工程的设计和实施过程,也畅想了人类探索月球的美好愿望和勃勃雄心,是一套值得推荐的中国空间科普佳作。

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科学院空间中心研究员姜景山先生,在评价这套书的意义时说:

“我国应该大力提倡科学普及工作,如果科普工作做不好,民族素质很难提高,特别是一些高级别的专家学者更要关注科普工作。”

“像我国探月工程这样里程碑意义的科研项目,没有科普宣传,公众就不知道它的意义和价值所在,就不知道科技内涵是什么。所以,从这个角度看,这套丛书非常有意义,总的框架设计和策划很好,语言也通俗易懂,老百姓基本都能看明白。”

“所以,我很敬佩欧阳自远先生这样一流的一线的专家所做的科普工作,这是值得发扬和提

倡的做法,符合了我们时代的需求。”

“嫦娥书系”出版后,已被《中华读书报》评选为“2007年图书之100佳”。2008年初,它又获得了“2007年上海图书奖”。曾有好几位媒体朋友问我:“你是怎么做成这么一套好书的?”我想,除了来自方方面面的大力支持外,也许我正好用上了自己的一些有利条件。这套书的内容和我自己的专业——天文学——相当接近,我本人曾在中国科学院北京天文台(今国家天文台)从事科研工作30余年,对科技界比较熟悉,从事科普创作也有30来年,又担任科普编辑多年,所以机遇一旦来临也许就比较容易抓住。

还有一些朋友对我说:“‘嫦娥书系’取得了很好的成绩。你们应该总结一下经验教训,看看如何配合国家的重大科技计划,尽可能同步地做好科普工作,包括出版精品科普图书。”这确实是很有见地的想法,其中的经验和教训,肯定是要认真总结的。这必将有助于我们站到新的起跑线上,以更新的姿态继续前进。

• 科普动态 •

中国科技馆新馆将永久展示科学家和 公众投票选出的最伟大科学发现、技术发明

3月26日,中国科技馆召开新闻发布会,宣布中国科学技术馆和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将通过科学家和公众投票评选出人类历史上“最伟大的科学发现”和“最伟大的技术发明”各20项,作为正在建设的中国科技馆新馆室外的永久性科普展示内容。“最伟大的科学发现”和“最伟大的技术发明”评选侧重于那些对于人类认识世界、经济社会发展和人类文明进步具有重大影响的科学发现和技术发明,同时兼顾公众所熟悉、与日常生活关系密切的科学发现、技术发明成果。评选过程中,还将在有关媒体上围绕科学发现、技术发明对人类生活、经济和思想文化产生的影响等话题进行公众、专家之间的讨论与交流。

本刊编辑部